

新唐書：凡二百二十五卷。宋歐陽修、宋祁等奉敕撰。曾公亮等被詔刪定。本書補正劉昫舊書之舛漏，自稱增於前，文省於舊。約一百七十五萬言，新書增出十卷，志三篇，事二千餘條。表十卷，告孟子：「時子孫丑。」陳子宣王謂子曰：「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鍾，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。」萬鍾為大，之言。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。六斛四斗。曰鍾。

齊人：語見孟子離婁下。

良人：婦人稱夫曰良人。

嬖者：富貴人。

顯者：富貴人。

問：窺視偷看。

之：往。作動詞用。

有饋：語見孟子萬章上。饋，以物贈人。

鄭子產：春秋時鄭國疆域大約包括今河南南部、中部。公孫僑，字子產，春秋鄭國大夫。博洽多



顧炎武 文章繁簡

聞，為政寬猛並濟。自鄭簡公時當國，歷定公、獻公、聲公。時當晉、楚爭霸，鄭處兩大之間，子產內以禮法馭強宗，外以口舌折強國，鄭得不被兵革者數十年。卒，孔子為之出涕。

○校人：主池沼之小吏。

○園囿：困而未舒之貌。

○洋洋：舒緩搖尾貌。

○悠然：自得貌。

○逝：遠去。

○劉器之：名安世，北宋魏（今河北大名）人。學於司馬光，曾官諫議大夫，知真定府。為諫官時，論事剛直，一時敬服，目之為「殿上虎」。卒諡忠定。有盡言集。又其弟子馬永卿撰其語為元城語錄三卷。劉以為事增文省，正新書之失，見元城語錄。

○風行水上，自然成文：易渙卦象曰：「風行水上，渙。」蘇洵仲兄（名渙）字文甫說：「油然而行，淵然而留，亭迴汪洋，滿而上浮者是水也，而風實起之。蓬蓬

然而發乎太空，不終日而行乎四方，蕩乎其無形，飄乎其遠來，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，而水實形之。……故曰：「風行水上渙。」此亦天下之至文也。然而此二物者，豈有求乎文哉？無意乎相求，不期而相遭，而文生焉。是其為文也，非水之文也，非風之文也，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。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。」

○進新唐書表：今載新唐書卷首，宋仁宗嘉祐五年（西元一〇六〇）六月，參知政事，曾公亮所上。

○黃氏曰：鈔：書名，凡九十五卷（古今紀要著錄作九十七卷，今佚去其中二卷）。宋黃震撰。震字東發，南宋慈谿（今浙江慈谿）人，寶祐進士，官提點刑獄。其學出於朱熹，是編以所讀諸書，隨筆割記而斷以己意。大旨於學問排佛、老，於治術排功利。其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，或

舍朱子而取諸家，不甚堅持門戶之見。

○蘇子由：蘇轍，字子由，北宋眉山。嘉祐進士。累官尚書右丞、門下侍郎。轍為文汪洋澹泊，與兄軾齊名。著有古史、樂城文集等書。

○古史：宋蘇轍撰，共六十卷。上起伏羲、神農，下訖秦始皇；為本紀七、世家十六、列傳三十七。蓋病史記疏略，不得聖人之意，為之改編，持論以無為為宗。得失成敗之際，亦備論其故。書有附注，葉大慶考古質疑，謂為其子遜所作。今有掃葉山房刊本。

○楊里子傳：楊里子，戰國秦惠王異母弟，名疾；居楊里（在今陝西渭南縣境），因號楊里子。伐魏、趙、楚有功。武王時，與甘茂並相。滑稽多智，秦人號為智囊，諺曰：「力則任鄙，智則楊里。」事見史記列傳十一。

○其：豈。

○甘茂傳：甘茂，戰國秦下蔡人。事武王為左相。武王欲窺周室，茂攻拔韓宜陽，武王遂至周。昭王時亡奔齊。事見史記列傳第十一。

○下蔡：春秋楚州來邑，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，謂之下蔡。故城在今安徽壽縣北。

○史舉：史記索隱：「戰國策及韓子，皆云史舉，上蔡監門者。」史記有「先生」二字。

文章繁簡的翻譯

露鍾昇

（鍾露昇選註）

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說：「古代的文章一定自己作，到了後代作不出來就偷抄別人的。後代人都指出前人公然抄襲，從漢朝到現代都一律不變！」這正說中了現代人的毛病。像宗師的文章，是戒除當時人的錯誤，可是自己也錯了的。作書要注解，這在秦、漢以前可以這樣。如果現代作書非注解不能懂，那是求簡單反而繁雜，兩方面都錯



誤了。所以孔子說：「文辭求通達就夠了。」文章主要的是通達，好壞不是要論繁簡；到了繁簡的議論起來，文章也就完了！史記文章繁多的地方，總比漢書的簡單好；新唐書的簡單，不在事情上簡單，却在文章上簡單，它的毛病就在這裏呀。

「時子把齊宣王的話託陳子去告訴孟子，陳子把時子的話去告訴孟子。」這不必把齊宣王的話重複出現兩次，意思就已經明白了。一個齊國人，跟他的一妻一妾住在家里，這個丈夫每次出去，一定吃了酒肉才回來。他的妻子問他：「你跟誰在一起吃，他說都是富貴的人。他問他：「你跟誰在一起吃，他說都是富貴的人，可是沒見過一個闊人到家裏來。我要偵察他到底上哪兒去。」」有人送活魚給鄭國子產，子產教管池子的人養在池子裏。管池子的人把魚煮熟吃了；回來告訴子產說：「起初放到池子裏，還不大自在；過了一會兒就活潑了，自由自在，地順水游去。」子產聽了，就說：「牠得到好地方了！牠得到好地方了！」管池子的出去對人說：「誰說子產聰明？我已經把魚煮熟吃了了！牠還說：牠得到好地方了！牠得到好地方了！」這必須重疊，情節才能完全描寫出來。這就是孟子文章的妙處。如果寫到新唐書裏，關於齊國人這件事，一定說：「他的妻子懷疑，就去偵察他。」關於子產這件事，一定說：「管池子的出來就笑他。」兩句話就完了。所以文章主要的是通達，不要一味求簡。劉勰之說：「新唐書敘述事情，喜歡簡略文辭，所以事情大多鬱結不明白。」這就是作歷史的毛病。啊。並且文章哪兒有故意繁簡呢？從前人說過：「像風從水上過，自然成波紋。」如果不是出於自然，而有意在繁簡上推敲，那就錯了。當時進呈新唐書的表章說：「所載的事情比從前增多，文章却比舊唐書簡單。」新唐書所以趕不上古人，毛病就在這兩句呀。

黃氏日鈔說：「蘇子由的古史改史記，大多不妥當。像楊里子傳，史記說：『母，韓女也。楊里子滑稽多智。』古史說：『母，韓女也，滑稽多智。』似乎認為楊里子的母親滑稽呢。這樣看來，『楊里子』三個字，難道可以省嗎？又像甘茂傳，史記說：『甘茂者，下蔡人也。』事下蔡史舉，學百家之說。『古史說：『下蔡史舉，學百家之說。』似乎說史舉本人學百家呢。這樣看來，『事』這個字，難道可以省嗎？因此知道文章不可以認為省字就好。如果可以省字，太史公早就省了。」

〔作者〕顧炎武，字寧人，初名絳，學者稱亭林先生，明末江蘇崑山人（西元一六一三—一六八二）。年十四為諸生。性耿介絕俗，與同里歸莊友善，時有「歸奇顧怪」之目。炎武見明季多故，棄舉業，講求經世致用之學。弘光元年（一六四五），清兵南下，與莊共起兵勤王，戰敗逃走。唐王任為兵部職方司主事，未及就職。明亡，周遊四方，載書自隨。康熙十七年，詔舉博學鴻儒，次年大臣薦修明史，均不就。後卜居陝西華陰以終。其學宗程、朱，篤志六經，旁涉國家典制、郡邑掌故，以及天文儀象、兵農、河漕之屬；專務斂華就質，探究原委。晚年精研考證，兼嗜金石。著有亭林文集詩集、日知錄、天下郡國利病書、歷代帝王宅京記、昌平山水記、京東考古錄、山東考古錄、音學五書等。本刊已選過「廉恥」（五十八期）、居庸關（十七期），及潘耒「日知錄序」（八十八期），附梁容若「顧炎武與日知錄」一文。（張穆為編有年譜（粵雅堂叢書本、嘉善堂叢書本、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）。）